

## 张德丽

新兴艺术家张德丽试图通过有见地的、令人深思的作品来唤醒观众。作品中她结合使用了档案负片，摄影感光片以及多种视觉应用软件。通过交替运用这些技术，她机智地向人们展示了图像的角色；过去和现在的摄影意象和过程的真实心理暗示以及我们在仔细考虑媒介的“真实性”时对视觉信息的依赖。张的实验方法创作出的是复杂而非简单，她推动了艺术前沿的发展而不是屈服于乡愁以及反古的浪漫色彩。

2006年“美在何方”中，艺术家向我们展示了针孔照相机的重现，这种照相机也许是自摄影出现以来最原始的工具。那些仅身着内衣的老年妇女被定格在图片上。有关时间的问题、对美的偏见、女性描写以及摄影媒介本身的发展和成长，所有这些在那里都受到了挑战。因为在这样一个视觉文化的城市氛围里，在我们意识深处或潜意识里随时都有美轮美奂的年轻女模特向我们展示用户至上主义的青年文化和运动而又性感的美女魅力，张的这幅图画将我们推至另外一个极端。

谷物细节、不透明物细节、模糊细节和女性形式都服从于压条法技术。“美在何方”讲述的是巴特在他的摄影瞬间的联想逻辑里，如何思考摄影和死亡。时间的流逝也就意味着美的损耗，历史影响了我们关于美的构成的即时理解。一旦纹章学技术的到来和革新进入死胡同，我们上辈人的虚妄中那些不相关的、可笑的一面就都暴露了出来。毫无疑问，迷恋和窥阴癖，这些都是人类环境的一部分，在艺术家的手里被放大了。在这一个系列里，艺术家转败为胜。人们问及的不是什么是美，而是美在何方。在这种情形下，发现的是什么样的变瞬间化或观察瞬间啊？对于巴特来说，这就意味着摄影可以创作条件制造意义缺损，虽然我们都明白我们所看到的，但其中的参考内容已经被消除了。

相对而言，雅克·拉康的关于摄影的心理分析理论解释了感知的那一瞬间，那种超乎平常正常边界的理解。这种超越同时也是自我与历史的碰撞。它将我们对意义和表达那种明晰的关系的行为提升到了一种境界，似乎意义在那，但却没有了任何主观的东西了。摄影似乎引发了无意识的东西，是无意识的代表，同时也否决了意义之间的关系。

毫无疑问地，张仔仔细细的再研究了这两种相反的理论。从某种相关意义上来说，她关注到了意义缺损，但却是通过一些更为庄严的元素的结合，而不是一些明确定义了的“爱好”和“凹陷”。她为大家传递了一种极能激发情感的，更接近拉康式的媒体分析的视觉体验。

作为以后实验的规则，她寻求重新定义，重新检验摄影媒体的参数，她曾经再次使用针孔技术，但这次是为了要展现一个8x2m的房的空旷，一种苦苦寻求只为发现美的奥秘的发展的空虚。

张具有一种明显的新达达主义的灵感，她的作品将整个中国生活和她那些无数挖掘出的负片以及电影胶片融合在了一起。与六号岛实验室相呼应的是，她能够进一步发展和直觉感知到利用电子媒介实验的重要性，以及她个人对摄影的追求。那些随意被挖掘出来的东西在新技术，计算机制图，动画和录像转播中被重塑为原始的实验，同时也为此艺术家带来另外一个尺度来考虑她在摄影实践，技术和时间上的发展方向。

在这个直接性，紧急性和电子占主导的摄影时代，她的作品是针对我们对视觉媒体以及社会和文化结构超速度进行的陈旧的，停用的甚至是辛辣的抨击的刺激性的、耳目一新的娱乐。

R A Suri ---2008年8月4日